

足球世界杯与青春“同味”

□ 王玉初

足球世界杯的烽火已在卡塔尔熊熊燃起,我不仅搜寻了比赛的对阵表和开赛时间,还屡屡关注有关足球的各类消息。这次的比赛安排,在时间上,好像把全球的球迷都照顾到了。可我的内心,较以往已平静了许多,甚至少了熬夜看球的冲动。这或许是“中国该去的都去了卡塔尔,唯独中国足球队没有去”的缘故。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足球世界杯记忆,是满满的青春痕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

高中时期,一切都让位于高考,我只能把心中作为一个球迷的念想搁置了起来。去了大学,发现宿舍里有一位铁杆球迷。他踢足球,踢得不咋样,却无比热爱;他把喜爱的球星海报贴在墙上,宿舍里还不时地飘散着他的球鞋味道。在他的带动下,《体坛周报》和《足球报》成了我们宿舍最抢手的读物。熄灯之后,聊完隔壁外语系的女生之后,足球的话题我们总要聊很久很久……

1998年,世界杯如期在法国举办。一天,正巧有位舍友过生日。我们整个宿舍全体总动员,在学校旁边的三里街小饭店,点了猪肉、花生米等几个小菜,喝完两箱啤酒,就全体杀到一家录像厅。有一个同学不是球迷,但在我们的裹挟之下,也参与了我们的足球狂欢夜。

录像厅在比赛开始前会播放一些吸引人的录像,而到足球比赛开始,有人离开,又有人进来。进来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看的是一场意大利队参与其中的小组赛。比赛过程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般火星撞地球,甚至有些沉闷。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有了很沉的睡意,便在后排座位上打起了呼噜。直到意大利进球了,录像厅突然而起的一阵声嘶力竭的欢呼声,把我惊醒。然后,我认真地看完了余下的比赛。

看完比赛,我们想翻越铁门进学校,却被保安大叔逮了个正着。知道我们是看球回来,他严肃地说了句:“下不为例,否则照章办事。”如果照章办事,我们翻越带着尖刺的铁门,必定是要受处分的。大叔给我们打开了大铁门中的小门,我见值班室里的电视机仍在播放世界杯的内容。原来,大叔也是个球迷。

1998年的世界杯,我追的星不是意大利的球星,而是有“外星人”称号的罗纳尔多,那个跑起来像风一样的男人,和他那位美得不可方物的女友——苏珊娜。遗憾的是,这对金童玉女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像极了许多大学校园里的恋情。那年,罗纳尔多也是失意人,他带领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败给齐达内带领的法国队击败,错失大力神杯。

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我已离开校园,但因为有

中国队的参加,我无比兴奋,也无比期待。我期待中国队能创造奇迹,因为大家一直在说“足球是圆的”。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在一间闷热的会议室里,和十几个同事挤在一起看了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时,桌子都被拍烂了,我的手也拍肿了。最终,奇迹没有降临。我们没有看到中国队赢一场球、得一分或进一个球的画面。最好的场景,不过是临门一脚击中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已。

中国足球输了,我们只失望了三分钟。因为我们的青春还在,热血还在,甚至期望二十年后,我们仍一定是条好汉,相信中国队终将称霸绿茵场。

2002年参加韩日世界杯的那批球员,年龄上与我相仿,后来陆续退役,有的做起了教练,有的销声匿迹,甚至有人在“反黑”中落马,让人唏嘘不已。如今,偶尔在自媒体平台看到他们的身影,大多数人已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仍没有太大的起色。2002年,依稀是中国足球最辉煌的岁月,但这又不免令人遗憾。对于中国男足,我们只能期待下一届世界杯,下下一届世界杯,甚至下一个二十年。

足球世界杯与我们的青春,都带来过激情、喧闹和美好,也留下过遗憾,或许它们本身就有着相同的味道。

七绝 钟溪棹歌·隐世田园

□ 刘宗德

锦绣田野

谁持彩笔当空舞,巧画沈村秋色图。
草木花丛争烂漫,川田锦绣绿扶疏。

苍翠竹林

仰视绿云绕头顶,翠青修竹株株挺。
最是耐寒数琅玕,抗霜斗雪傲沧溟。

葵花花海

葵花朵朵露欢容,排列整齐自挺胸。
一派澄黄金子色,无边灿烂到天穹。

沈尹民居

树林掩映小层楼,河水一湾静清流。
黛瓦粉墙融绿景,周围幽雅引乡愁。

农家乐聚

寻常一席农家菜,此处尝来分外香。
欣赏葵花神愉悦,和风缕缕送清凉。

文化传承

历史风烟勤回顾,沈村村志夺头功。
知青书馆藏丰富,传承文化气息浓。

杜经布馆

织机一架卧场中,想见当年纺织风。
织女下凡显身手,杜经土布彩图丰。

隐世田园

往昔曾遗隐士踪,吟诗饮酒志如松。
前朝欣睹贤客处,隐世田园绿映红。

2022年11月

远山的呼唤

□ 泥荷花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每天面对熟悉的场景,难免会生腻味,于是渴望去外面走走。

父亲来自大山,我一直被大山般的温厚包裹着,就觉得自己是山的女儿。但周而复始的生活重压也如大山,层层叠叠地把我们困在其中,时时想逃离,更想突围。于是,那远方的山好像不时在召唤着,等待我去浸润、蜕变。

日本电影《海鸥食堂》里的女子小绿,往地图上扔骰子,骰子滚到赫尔辛基,她就背着包飞去。我看着旅行社的行程,那如天眼的天目山就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渴望踏入那里的山山水水。

十多年前去天目山,车子沿着盘山路绕了九九八十一道湾,到山上时,耳朵还不停地嗡嗡作响,至今想起,耳膜禁不住又跳动起来。上车听导游一介绍,我才知道天目山从安吉一直延伸到安徽。此次我们去的是西天目,那我以前到过的则是东天目。

江浙一带的山大都不高,但山连着山,远近交相呼应,绵绵不绝。天目山也是如此,与密密匝匝的生活共患难同呼吸。

我们入住的天目村是一个密集地建着各种民房的村落,村道干净、整洁。也许是靠山吃山,村里有各式民宿,由于疫情的缘故,就像待售的商品搁置在一边,有种落寞的冷清。

我在村的交口处一看:错落有致的房屋、电线杆上醒目的招牌和远处的群山,那份简洁、凝练之气,就像日本影片中山村场景。在《海鸥食堂》,小绿遇到了在那开着“海鸥食堂”的幸惠,还有因行李箱被弄丢而滞留的正子,她们就一起聚集到了幸惠的餐馆。当我们一行人正走向村头的一棵大树时,后面的朋友帮我们拍了一张后影照,那静默的气氛就像影片末尾:三个各怀心事的女子默默地看着大海,于无声处却涌动着许多人生的喟叹。

村上春树在《去中国的小船》中写一个多年未谋面的同学:“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的确,在长长短短的人生中,我们不断被磨去纯真、锐气和精力,却残余着诸多不甘、挣扎和无奈,需要我们不断寻找出口安抚自身。而大山总以无比宽厚的胸怀拥抱着我们,让我们在恬静和深邃的黛绿中舔舐业已损毁的伤口,再回归世俗人生。

在村头,我们遇到上海的徐先生。七年前,他到村里游玩,被天目山的青山绿水所吸引,毅然与一座空置楼房的房东签订了十年的租赁合同,与妻子、母亲住到了这个小山村。几年住下来,在好山好水的滋养下,身体好了,心情更好,朋友也越来越多。他母亲就将一百岁,依然精神矍铄,被将近70岁的他用“每天都在进步”来形容。

而在一座三层楼房的院子里,我们看到一位正在作业的木匠。他说一家八口人都在大城市里打拼,只留下他一个人守着这空落落的大房子。他干木匠活已四十多年,离不开这熟悉的行当,也离不开原生的家。城里人迷恋山里的风情,而山里人却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千回百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当下。

天目大峡谷有着千姿百态的巨石,处处是深沟峡谷、瀑布飞流。山谷中的湖面,在阳光的折射下倒映着山谷中的风景。

山林叠翠的天目胜景深处有座欧式别墅,名叫留椿屋。留椿屋四面环山,屋前有条长长的参道,苦槠、蕨菜、雪松等高大的树木掩映其中,是个幽静的世外桃源,电影皇后胡蝶拍片时曾住过那里。

在古木参天的一块空地上,有个穿着禅服的女子在禅乐声中缓缓兜着圈子。她一定在树林中汲取能量,感知内心的呼唤,寻找最本真的自我。而远山对我的召唤,大抵也是如此,让我遇见未知的世界,放下诸多执念,让自由开出最鲜艳的花朵,直至抵达内心的最深处。



双清
曹明华作

一生的版本

□ 韦蔚

11月8日下午1点57分,我走进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文润路1号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2点55分,我在数十本“浙江地域文化研究”图书中,惊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徐波(浙江海洋学院教授)。我俯下身仔细地看那图书的封面,细细地品那两行隶书写的书名——《浙江海洋渔俗文化名称考察》,思绪瞬间穿越。

1997年5月,因着语言文字工作的缘故,我与徐波在北京由相熟到相知。2005年1月,她将专著《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寄给了我。4年后,她又出版了《浙江海洋渔俗文化名称考察》。今年深秋,她的《舟山方言词典》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的“浙江方言词典(系列)”中的一本,通过了预验收。

11月8日的下午,我站在满墙的图书前,遥想着徐波站在礁石上,一头长发被海风吹成了一面出征的旗帜。年复一年,她将一腔热血倾入东海,将自己的足印刻在了一个又一个海岛上。而东海则是昼夜不息地为自己的女儿唱着歌谣。想着东海与她的女儿,成就了彼此的版本,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让我想着要以“一生的版本”为题写一些文字,是在“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的最后,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版本文化”,在昔日的电影票、戏票、粮票、海报以及各种证件、证书等等“版本”的旁侧,“一生的版本”5个大字赫然跃入了我的眼帘,这5个大字瞬间击中了我的心,哦,我得写写“一生的版本”!这版本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是每一个生命在流年中留下的足迹。

就在我仰首盯着那5个大字看的时候,同行的嘉兴文史研究馆馆员凌大纶先生快步走到“一生的版本”下方,请我为他留影。

凌先生是嘉兴画院院长、清华美术馆馆长。他以江南水乡古镇为创作母题,表现手法鲜明,艺术符号独特,通过江南水乡特有的白墙黛瓦、古桥石阶、水巷渔舟与水气氤氲、烟云蒸腾,如梦如幻的意境相结合,将美丽的江南水乡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我将镜头对准画家的那一刻,我顾不上揣摩画家用大半辈子的色彩完成了多少生命的版本,又将几多生命的印章盖在了了一幅又一幅的画上。那一刻我只想着,一个生命的版本,被我用光与影留存下来了。当天晚上,我在嘉兴文史研究馆工作群里看到徐志

平馆员的发问:大家有没有在版本馆看到我的《浙江古代诗歌史》,听人说在那里看到了。

徐志平馆员是嘉兴教育学院退休老师,也是嘉兴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诗词和地方文化,已公开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多部专著,并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我在微信里回复徐老师,我说我看得不够仔细,所以没有看到。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又惦记上了“一生的版本”,想着昨夜其实还应该跟徐老师说上一句:无论我看见还是没有看见,你一生的版本,就在这里。

几天之后,我在文史研究馆工作群里看到了两张照片,徐老师的专著,果然也被版本馆收藏了。

11月8日下午,我还为一位名叫王英的女子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王英也是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馆员中只有我和王英是女性,为此每次开会或者考察调研,我与王英如影随形。

去年4月,文史馆组织馆员赴长安古镇考察,在上塘河边我为王英留影,之后比肩同行,边走边聊。王英说及在政协文史委工作期间,走访了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名人。他们中有联合国著名文化专员,有著名外交官,也有香港著名报刊主编。当她嘴里蹦出一个“三毛”时,我下意识地转头盯着王英那双在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片下咪咪笑着的眼睛,我脱口而出:“你是说台湾的三毛吗?”王英笑咪咪地说:“是呀,我很喜欢她的文字与生活态度。”

我再一次脱口而出:“你就像三毛,云游四方。”

王英又笑咪咪地回应:“我很喜欢旅游。”

后来我才知道,王英的“云游”,大抵是为了进修、采访与写作。

为了提高新闻写作水平,王英自费去北京职工联合大学新闻系就读;为了拓展创作领域,王英再次远赴北京在鲁迅文学院进修。

为了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平》,在经过十年资料积累后,王英又一次利用节假日,自费赴京,边采访,边写作,终于完成了15万字的书稿。农历三月的北京还是春寒料峭,寒气逼人,王英浑然不觉。结稿当日王英也才想起,自己光喝牛

奶,已经整整4天没有吃过一粒米饭了!

为了撰写《海盐腔的兴衰》,王英不仅到海盐腔奠基人杨梓故居澈浦实地考察,还去了海盐腔继承地江西抚州寻访全国第一位演唱海盐腔的演员,又赴广昌走访海盐腔发掘专家与传承人。历时二十多年,《海盐腔的兴衰》终于在201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王英乐意用一生的光阴去做一件事情。1992年,王英撰写的由张元济之子张树年作序的《一代名人张元济》终于完稿。商务印书馆历史部主任陈应年在信中对王英说:“你还年轻,我还没出书呢,你着什么急?”王英干脆地回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在当年,《一代名人张元济》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了。至此,王英仍意犹未尽,继续提笔书写,2017年,《张元济与海盐》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个“只争朝夕”的女子,竟然能够在长达25年的漫长光阴中,为着一代名人,跋涉史海,不知岁月已向晚。

前些日子,我阅读了王英赠送的《母爱之殇》。我先读了《后记》与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写的《序》。随后用两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整部小说。之后想着,我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位女作家。于是上网搜寻,我看到了王英的各种头衔还有笔耕的累累硕果,还有关于王英的各种报道。想着,这是何等有个性有情怀又有趣味的女子啊!

流年似水,行者无疆,王英的这一双女儿足行了多少山涉了多少水,王英的这一颗女儿心读了多少人写了多少事!作为海盐的女儿,王英为故乡书写了那么多的文字,为家乡留下了那么多的版本。而王英一生的版本,又是怎样地因此而光彩夺目呢!

写到这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电脑显示屏的右下角,时间显示为23点37分。

我又下意识地将对头转向窗户,透过白纱窗帘,隐约可见斜对街的7号楼,还亮着几盏灯。

我跟自己说,努力地向上人家学习吧!用心地将心灯点亮吧!在日光之下,向着日光之上举目吧!你一生的版本,实在应该写在光中呢!

我竟然瞬间看见了那光!

我看见我无比向往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竟然在浓重的夜色中极其明亮地铺陈在我眼前。我忍不住跟自己说,哦,那里成就的,将是重生的生命才有的永恒的版本。